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唐淮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中庸

中庸章句序

允執其中雲峰謂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最是葢文法與物格而後知至一例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

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朱子取其言然殊難解　人心

道心只是一箇心大全朱子蔡氏胡氏許氏皆未嘗離却人心以說道心蒙引甚拘不必從附後　附蒙引曰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為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其所發無非天理豈必皆從耳目口鼻之欲上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即是道心耳　按非人心則惻隱羞惡之心亦何所附麗　惟精二字即是格物致知工夫

但聖人之格致比學者較易耳東陽許氏不是　大學章句以虛靈對言則虛為體靈為用中庸序以虛靈知覺對言則虛靈總為體知覺為用　虛靈為體知覺為用新安陳氏謂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不是虛靈雖為體而細分之虛又是體靈又是用虛靜靈動動豈無不同耶朱子所以前言虛靈知覺後只言知覺者只是以此該彼耳余初誤收新安之説

總論

首章雖連下十章為第一支然其實總冒全書不止為下十章之綱領故史氏伯璿分為五節自與魯齋王氏東陽許氏黄氏洵饒四支之說並行不悖也若雙峰分為六節則斷不可從也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總旨　青岩病叟曰人以天命為玄虚此以天命之性只是人生喜怒哀樂未發之心體便是人以位天地育萬物為震世事業而此以為只是

吾性體中和之作用人以戒懼慎獨為工夫拘迫不放之狀而此以為只是致了此心之中和要說得平平常常方是聖賢立教本旨　中庸一書乃是孔門傳授心法此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為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而此章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率性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

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養此退藏於密的省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的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篇名中庸二字又是此章之骨子蓋性道中和統言之只是一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中庸二字括盡此章之意至言學者用力則又只是一箇敬字戒懼慎獨皆是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

天命之謂性節　此書專為中庸二字發開口却不即言中庸乃就中庸内分别出性道教三項來葢不明性道教則不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教之名人皆知之却多錯看了故子思特指而明之　天命性皆兼理氣但子思所言則專指其不雜於氣者耳翼註曰註以氣字陪說者只見理隨氣而賦耳其實非兼氣也最明　又曰認得天命

之謂性則知性非淪於虛非雜於氣蓋中庸一言全為憂異端作不然解明性字做甚　張彥陵曰子思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與孟子性善性字同全無夾帶欠缺的所以任他見成做出便是道此二句雖只是論理不著人說但纔言率已兼有人在故又須說箇脩字率方完全下文戒懼正是脩脩正是所以為率也雖脩也實率也實命也又曰率則於性外無添設於此性内無虧欠　蔡虛齋曰章句各循其性之自

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人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者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據吾性所發於事物者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是觸事物以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　如孟子言惻隱便是率仁之性此乃是說道之自然發用不可說到人之體道故朱子以吕游楊之說為非其說最精　湯海若曰求之天人未分之先則天道合人道不能秘此道於沖漠求之性敎既分之後則人道合天道不能益

此道於毫釐　翼註曰按此教字不是耳提而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達而在上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窮而在下則孔子是也　脩道之謂教本是當然之工夫將作本然之義理看以下文道也者道字包性道教而言也蒙引得之史氏伯璿作當然看未是

三段理雖皆兼物為備然必以人為主觀章句蓋人知己之有性一人字已歸到人上　首三句內即有道不可離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意下二節不過

抽出言之以起戒懼慎獨耳故總註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一句只就首節說不可因此遂於可離非道句截也大全殊混　附湖南講問管東溟分理象氣數四項解天何項最精答曰分之有四合之實一凡積氣上浮之天只是一箇氣氣一日之内運行有若干度有箇循環節次積算來便是數其運行有箇次第條理不紊亂便是理這理與數都在氣裏邊俱是不靈之物就是人身上看少不得有箇靈覺之性

難道天只是箇不靈之氣便會得主宰萬物這極靈的是什麽乃是上帝管云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誠確然有見　按管又云象帝既立理運於數是曰天命象數載理積氣上浮是曰天形道也者兩節　上節言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葢分言之則是三件合言之則一道而已道也者道字㝠註曰此單言道則性道敎俱包了極是而又曰講不可須臾離若總承性道敎來便纏擾無趣玩註只當承性

來觀喜怒節中不可離之意亦只以性之體用言之益可見矣此則謬矣章句後數節雖不言敎而敎在其中觀末節所謂脩道之敎亦在其中者可見不然前既包性道敎而後只承性道豈得貫串乎淺說好處病處亦與翼註同　呂氏舊本以過不及為離道極是而朱子以為有未盡者蓋離道似當兼偏倚說方與下文不睹不聞相關蓋此雖只說率性之道仍當帶天命之性來淺說最明　翼註曰註中無物不

有二句不平側重時邊葢須臾單屬時也　又曰可離非道也輕看只以決其不可離耳可離者不是道既謂之道決不可離矣　可離非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或問以人力私智貼之當兼用存疑從舊本而譏或問亦偏　張侗初曰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正解率性以下則解脩道矣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起下文戒懼莫見莫顯是起下文慎獨大全朱子甚明淺說以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作一

頭統下文戒懼慎獨兩項翼註因之此甚謬須辨
分言之則戒慎是敬恐懼是畏合言之總是一敬
譚玉懷曰戒懼非著力把持只是常惺惺法夫論到
養成後本體自應如是其在聖賢心學檢點自治不
知費了幾許工夫方討得這些子今開口便說不消
著力是未免虛揣道體枯守空寂便為禪宗樹幟此
不可不辨　不睹不聞只是指不睹不聞之時雖性
體於是乎存而即指此四字為性體則不可時解多

謬蒙引存疑俱作未睹未聞看甚妙　因之亦有不睹不聞正是吾心之真體唯戒慎不睹方完得箇不睹唯恐懼不聞方完得箇不聞之說然斷不可從

董曰鑄曰不睹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　戒懼唯蒙引存疑兼動靜說最得淺說達說專主靜言誤矣麟士則欲兼動靜而側在靜邊此騎墻之見亦不必從　講家皆以戒慎恐

懼為靜而存養慎獨為靜而省察存疑辨之甚明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慎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未及見顯處也槩以為動察可乎章句止言存養省察未嘗言動靜也存疑此段最足破講家之惑蓋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説是動慎獨原即在戒懼之内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　玩存疑則此兩節不但不當以動靜分亦并不當以存

省分蓋戒懼處自兼有省察謹獨處自兼有存養論理必當如此看方是然大全朱子則明以存養屬戒懼以省察屬謹獨玩章句亦似有此意者蓋合動靜做工夫則存養為急故以存養言之就獨時做工夫則省察為要故以省察言之然終須活看若以動靜分看者則斷不可從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節　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

者反諸心而觀之眞見其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

雲峯胡氏云上文言君子立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講家多主此說然未確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吳因之曰道不可須臾離便含著性情中和曰戒謹恐懼便是致中和的工夫喜怒哀樂以下只是申上文意但前則藏而後則顯明耳莫把前後

分門隔絶看　按因之最明或問雖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大全朱子雖曰子思欲學者識得心也然非畫定至此方歸重在心也觀道也者節章句已有二心字可見淺說講第三節過至第四節乃曰何以見道之不可離葢道不外乎吾心大全雲峯又曰上文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節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俱謬　蕪季明問伊川曰先生說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　張彥陵曰中字有解作中間之中有解作正中之中然惟其渾然於有無之中間此即中正也　吳因之曰或問涵養於喜怒哀樂之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即涵養也本性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並無兩項若必欲分而二之不幾於支離乖隔乎　未發之時分言之至虛至明者心也心之渾然在中者性也涵養之者敬也各自一項故

朱子曰戒懼只做未發也不得是所以養其未發合言之則渾然在中者即在至虚至明之中涵養之者即此至虚至明者自家提起在這裏初無二項故因之曰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已發亦當以此例推之　吳因之曰至靜而妄生一念則偏於有無念而失其惺惺則偏於無兹喜怒哀樂似有也而養之於未發有其理者未始有其意未發似無也而本之以喜怒哀樂無其意者未始無其理以其實而非實虚

而不虛故從其不墮一偏而名之曰中豈徒以天人理欲兩無所主而已乎　偏於無者有二一是異端之寂滅一是衆人之㝠頑偏於有者亦有二一是已發之不中節者一即是已發之中節者　朱子以無所偏倚釋中字若但以為是不偏於喜怒則雖放心之人當其寂然之頃亦自有如此者豈本然之中哉因之以不偏於有無釋之最精可謂朱子功臣　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

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也　張彥陵曰中和二字固要體認分明而其理又要融貫中者一眞自如萬境不染之謂若說空空在中無所思慮是佛氏之中節原自未發中所具因物順應無所染著無所馳逐與本體不相乖

戾故謂之和　陸隴崗曰中節之和必以中為本胸中原無一物然後發出來得其當未發之中全體之中也已發之和一事之中也　翼註曰和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喜與樂亦不是和只因有所乖戾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怒與哀亦是和只因無所乖戾故也有外為乖有拂為戾　丘毛伯曰中節中其中也中以合節和以導中非有寂感兩分之隔　問未發已發是一時

是二時鄒東郭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是作二時看了未發是發的主宰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蓋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發而有未發者在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　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

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别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按此是中和舊說章句本中和後說

或問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則知此所謂一有覺焉便為已發者

非朱子之定論矣至謂寂感無二時此論自不可少但亦當兼有二時說方纔是　顧涇陽曰說者以未發非時與朱子不同其實朱子亦曾主前說後定從後說耳愚嘗平心體究竊以兩說不妨並存陽明曰只因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故劈頭說個無未發已發若真知得無未發已發就說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蓋亦有見於此耳曰陽明所謂原有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下文以

鐘聲為喻而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是寂天寞地明明點出兩個時字也　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為非不知此乃朱子中和舊說也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謂獨得之見亦誤矣　翼註曰兩天下字實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　又曰註由出字貼本字皆字貼大

字由字貼道字共字貼達字　玩註兩天下字一是以理言一是以人言須辨　附枰石釋義曰曰喜則聖人所以勸善與夫五服五章皆在其中曰怒則聖人罰以懲惡與夫征伐誅討皆在其中曰哀則聖人哀此煢獨恵鮮鰥寡之政皆在其中曰樂則聖人與民偕樂之政皆在其中即此四字至切近而無所不該　按此解方與位育關切本字達字亦透　附白虎通曰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

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隂而當冬

致中和節　這一個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　勉齋黄氏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横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亦最明蘇紫溪曰致者非約而精之也乃推而廣之也本吾心之中和而達之於政事則經綸參賛上蟠下際無不流貫

無不充滿此便是調燮工夫蓋道化之極非感應之驗也　自五達道推之為九經為三重皆是位育中事　翼註曰袁了凡云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以位為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是育故以育為遂其生此數句最明快蓋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只不閉其化便是育　又曰萬物兼人物　孫淮海曰萬物育亦非必一一能化之如虎豹龍蛇各歸其所四罪而天下咸服處皆是育　致中所以屬

天地位者葢要天地位非有設施措置只是以心相感而已所以屬致中致和所以屬萬物育者葢要萬物育非但以心相感而已兼有設施措置所以屬致和然又須看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以下一段則仍是合一分而又合此朱子析理最精處𦂳註以為葛藤何居　蒙引於天地之心正下說箇天地之身安於天地之氣順下說箇萬物之得是氣者最認得真然曰天地之氣順與天地位無甚分别則不然葢

位育是以形言心與氣是以氣言天地是萬物之統會處心是氣之統會處故以心屬位萬物是天地之散殊處氣是心之散殊處故以氣屬育確不可易

或疑堯湯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位若中和未必能位育者不知堯湯之水旱氣數非常之變也君子只道其常孔子之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為安泰其說明矣又或疑中和分配位育不免支離者葢嘗思之天地位只是天下

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致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　顧敬菴曰有一身之位育有一家之位育有一國之位育有天下之位育有萬世之位育極其功力所到總之於性體無增毫末　吳因之曰位天地育萬物正是中和極致處切不可落下一層看亦猶篤恭而天下平天下平正君子之篤恭也脩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正君子之脩己也即如孔子

論為仁家邦無怨正所謂敬恕非效也寛則得衆信則人任云云正所謂恭寛信敏惠亦非效也口氣云唯中和為大本達道故君子於中和必致之以至乎其極天地則位焉萬物則育焉此豈非體道之極功而神聖之能事乎　兩效字上當各增一止字方妙

按戒懼慎獨兩條是入道之功喜怒哀樂兩條只是自此而詣其極耳或問於上兩條則曰因論率性之道云云於下兩條則曰推本天命之性云云其實

上兩條不單承率性蓋道也者道字已包性教在內

下兩條本文說中和而敎亦在其中豈止推本天命

或問當活看　按此章異說紛紜如姚江之徒合戒

懼愼獨爲一事合已發未發爲一時劉蕺山以未發

屬動已發屬靜艾東鄉謂愼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訛

謬今宜以章句大全爲主

仲尼曰節　此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

在一敬子思於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個中和合言

之只是一中這個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是平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之　諸家皆云未發之中子思始發之而朱子解仲尼曰君子中庸兼不偏不倚言者蓋雖云子思始發然豈前聖所未知而子思始發之乎只是前聖告人都就無過不及上言耳則此引仲尼之言安見其不兼未發之中言乎若中庸以下諸章則俱就無過不及上論而不偏倚之意則見於言外與

此又不同也　此章章句與或問不同或問只就過不及論全不及不偏不倚意豈亦朱子未定之意乎

總註雖引游氏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論本然道理亦可謂之中庸故首節仍把中庸作道理解

蒙引說是　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

不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箇中庸關係人品如此

徐玄扈曰君子中庸為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即君子即是中庸也意無兩層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此千古學脈之辨　此章是言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下諸章是言知愚賢不肖之與君子不同處其意各别

葛屺瞻曰賢知之過及素隱行怪愚不肖之不及及遵道而行諸人總不脫凡民然猶在道中唯

小人反中庸似是而非方是吾道蟊賊而當為中庸嚴其辨者也　小人之反中庸也有似是而相反處有不似而相反處兼說方是故以居之不疑為說者偏謂無居之不疑解者亦偏

君子之中庸也節　張彥陵曰此節是上節註疏作推原說　翼註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君子小人本是人品名目而註作心與德說者蓋人品惟在心術也君子心與道合故為德小人心與道違故只

謂之心　章句云有君子之徳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層看竊意君子之徳似指無私隨時處中則指當理俱屬已發大全朱子云爲善者君子之徳爲惡者小人之心意亦似如此未嘗以動静分貼也大全諸家俱然蒙引淺説始以動静分貼則無私當理俱在時中内矣其説亦似有理姑從之　章句兩個又字要細看諸家説不同有以平時臨事分者謂君子小人平日之氣禀學問既殊而臨事之立心制行又

別是一說也有以內外分者謂君子小人內而存心既有公私之分外而處事又有當理不當理之異是又一說也有以動靜分者謂君子小人方其靜時既有能存養不能存養之不同及其動時又有能省察不能省察之不同是又一說也此於理皆無背然蒙引淺說皆主動靜言今姑從之　李毅侯曰君子與小人無忌憚相反全在戒懼慎獨上率性之道本是時措而宜者故著一時字時有變通之義有不易之

義其作用處活潑圓融不拘一轍然却是性命之理恰當如此差不得毫釐者故惟君子能之 張侗初曰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著故曰時此仲尼於中字下一註脚也 張彥陵曰按時字章句有三解隨時以處中是論工夫中隨時而在是論本體無時不中是論究竟 註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兼動靜說是工夫而無時不中亦兼動靜說是德行但意則歸重在時中邊蓋章句雖非獨重時中而此段則為

時中而設也小人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裡面亦兼動靜而重在動邊肆欲妄行便是無忌憚二句對而無時而不中矣一句而直在動上說　況無回曰下文兩而字最有意政謂小人無忌憚處絶似君子之時中而只是用時中的一副心腸不同所以君子用之則為時中小人用之則為無忌憚辨在體而不在用也　按此是以註君子之德指無私看與蒙引淺說不同且又偏重了

翼註曰或問無忌憚模樣曰如喜怒哀樂一或任情而不中節便是無忌憚　蘇紫溪曰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名曰中庸而實非中庸故上曰反中庸而下指曰小人之中庸憑具區曰此小人不是小可的正是隱怪一流人　小人之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有以中庸為不足學而敢為高論者顯叛陰違皆

在其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宜泥定一等人看　王龍溪曰為善而有忌憚做不得眞君子為惡而有忌憚做不得眞小人　按此論極快但忌憚之出於濡柔者不可有忌憚之本於敬畏者不可無章句自中無定體以下專為時中與無忌憚致詳葢以二者之義難曉而獨詳之蒙引便云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偏矣余初誤收

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章是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

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　吾人學問過
了小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關方
成得箇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　沈無回
曰首句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贊出此一句
語氣小頓轉眼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若
謂中庸而民鮮能非聖人語氣　管登之曰中庸二
字雖並提而中意全收在庸字上葢爲衰世之離庸
以求中者發也世教日衰人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

故有此歎　此說偏　張彥陵曰按其至矣乎是贊詞說者皆以無過不及講至字不知無過不及只形容得箇中庸若至字又推開說愚不肖者減不得一分賢知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　李毅侯曰至即程子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意　四書鏡曰其至雖是贊詞便有民當與能意　吳省菴曰本文能字最要緊下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皆言鮮能之故直至聖而後可能故曰唯聖者

能之　呂氏猒常喜新之說鮮能二字内亦包得若以解本文久字則謬　按章句世敎之敎與脩道謂敎之敎皆通上下而言民即人也　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字脉絡皆貫通

道之不行也節　此章存疑淺說俱只承民鮮能來雙峯謂承上二章者謬　張彥陵曰須知知愚賢不肖

皆是有意求道的人只因著了一分意見所以不入於過便入於不及夫子指點出兩邊病痛令人無可躲閃所以醒覺之也　沈無回曰中庸立教本旨只是要人見中於庸賢知過之是不肯庸愚不肖不及是不能庸或曰何謂不能庸曰君子而時中時當如此即旋乾轉坤許大事業在本分上只是庸德愚不肖者便看來做許大事業退避不肯承當豈不是不能庸　翼註曰知之是知其故　又曰賢者不是聖

賢賢字只如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之類愚是愚昧不肖是庸弱四者不但生禀要亦成於意見蔽於私欲不能變化氣質　按翼註發章句蒙引所未發然不相背也　又曰不能擇則不能守矣故知愚屬行邊不能守則擇為虛矣故賢不肖屬明邊　按此節知行相因之意只依翼註此解為是大全晏氏謂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此是旁意非正解　按知愚之過不及而道不行是不

仁也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不明是不知也而勇之過不及在其中矣雲峰專以愚不肖為不勇殊謬

人莫不飲食也節　翼註曰飲食乃道中一事不作影喻說作文只就飲食講而起東推廣為是人字兼智愚賢不肖　按翼註甚善大全蒙引存疑淺說雖俱有譬喻字然自可活看蒙引曰味烹調到正處便亦是一事之無過不及了故以為得中道之喻此正是翼註之意但多一喻字耳　徐自溟曰玩莫不字見

道未嘗須臾離人　鮮知味存疑曰在富貴則過於奢侈而失其正味在貧賤則傷於飢渴而失其正味翼註曰好嘗甘者偏於甘好嘗辛者偏於辛當兼用

上過不及是指已然者言鮮能知味是言其不能加工乃是所以過不及者自不同　吳因之曰此承上文過不及而歎其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不察也　按依此則知味知字不著力註察字當依史氏在鮮能知味上且上節已有察字意係自濵半條

正與此合俱不可從　章句道不可離貼人莫不飲食也人自不察貼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應上節　依新安陳氏則章句道不可離當在人莫不飲之上人自不察方正貼人莫不飲二句若謂中道在飲食之間猶正味在飲食之内是道不可離也但人雖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也是人自不察也此說亦妙然人罕從姑從俗可也

道其不行矣夫章　馬漢宗曰夫子本是歎人不能行

道而乃云道其不行其字內無限寓意言道豈其不行其不行者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翼註曰此節只承智愚不承賢不肖來要見慨歎意

舜其大知也與章　此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　吳因之曰首章以戒懼慎獨為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知仁勇為入道之門　又曰合回章有能擇之知而後道行有能守之仁而後道明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故問察隱

揚及執兩端意重而用中意頗輕舉顔回以見能守之仁故拳拳服闕

善其惡者已隱而不宣　翼註曰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　按翼註妙雙峰謂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用字當作擇字方是　李穀俟曰執兩用中正如眞丹在手點鐵成金在人發之為邇言在舜用之皆玄德矣　張彥陵曰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是用民之中　分明

翼註曰於民二字輕只帶言　須知舜之取善自兼言行但本文問察隱揚執用則俱就言上説耳　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擇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問察隱揚執兩是不自用而取諸人擇中是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用中句輕此句自屬行　問察隱揚似亦非愚者所及執兩用中似亦非知者所及通説為是然或問却分明丙辰六月二日　張彥陵曰其斯以為舜乎猶云這箇纔是舜不必添出大知然即添出大

知二字亦不妨玩或問可見　又曰此句還總領通節來　其斯以為舜乎有如斯而已足為舜之意根上問察說有必如斯而後可為舜之意根上擇執說不可專主無太過一邊　知者不必求之過也如斯而已足為舜愚者不可不及也必如斯而後可為舜
彥陵又曰按本心之明即是知吾人這點靈明原無限量只緣意見作障失却本來初體夫子所以指點大舜出來做個樣子只要吾人葆任此靈明之體

而已

人皆曰予知章　李毅侯曰一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　諸家皆認舜為知回為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井然　翼註曰兩予知不同上知字是能料事於未然下知字是能析義理於毫芒俱自負之辭　袁了凡曰子思引此固重下一段然孔子當時立言之意上段亦不是喻辭

罟擭陷阱只是險處君子居易一切俱是坦途小人行險便終日在罟擭陷阱之中爭先而赴曰驅　按行險乃小人無忌憚之事不能守中庸則知愚賢不肖過不及之事孔子自平說子思引來則是以上段喻下段如此說亦似妙然先儒槩以為喻辭姑從衆可也　翼註曰罟擭陷阱喻禍機所伏驅非人驅乃自驅也蔡林俱作為利欲所驅折衷嫌其添設以行險字換去逐利字固渾融但覺發揮不明耳看來除

了利欲亦別無自驅犯患處還從前説游立軒曰罟擭陷阱非必是為利驅為勢驅即是自已之知驅之也須知此亦是實意　若是眞知者則見得世態一切陷人累人之境皆罟擭陷阱中也　時文多云唯其自以為知便非大知若大知則忘其知矣須知此意是實意不重全重在不能守上　陸象山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罟擭陷阱能揜取禽獸者餌昏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昏之也

隱怪之道能誤人者意見昏之也　此亦是實意

樂天齋翼註曰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

太深　翼註曰不能守據舊說云復失之於過不及

也時文多只作復失之於過還從前說　而不能期

月守也言不能守便該得不能行

回之為人也章　此章大意是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

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在

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一邊　當與舜其大知章對

看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峯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不可作正講　翼註曰為人二字不虛要本生質之粹而又能察說此從第四章會意來也　張彥陵曰擇亦須說得細葢中庸雖渾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散殊必須隨處體認愈析愈精方纔有得此即格致之旨　翼註曰擇乎中庸是隨事隨物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但要講得細些依程文兼念慮與事物葢中庸雖渾

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散殊必須有隨處體認之功擇乎中庸即格致之旨若依新説擇中庸只是尋求性體遂把下文得一善作合一之善説文理自然不通　翼註曰善即中庸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一中散為萬用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之意　吳因之曰擇乎中庸得一善聖人言語不贅言善足矣又冠之以一何也統言善則對惡之辭也人或趨於天理中之人欲歸諸

一則不二之謂也然後見其為天理中之天理一字正與擇字對看蓋所謂擇者非合理欲而擇之是專就天理而擇之也人欲一邊自是較然何須擇得唯天理中同源而異派毫釐而千里者其蹊徑甚難且如楊朱之義墨翟之仁彼皆斷然不欺都是正路上錯了脚所以要擇擇之既精盡去其所為千蹊萬徑可以南可以北可以東可以西者而獨見此堂堂正正大路所謂得一善也言中庸而不要諸一其不流

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幾希　按因之謂擇天理中之天理亦是但天理中之天理本文善字内已包得以本文一字貼之則謬矣　服膺弗失總是能守而行在其中矣存疑謂行在擇乎中庸之後得一善之先行之而有得是得一善也翼註因之殊謬麟士譏其太鑿極是淺說亦不用也蓋得字只是知得未是行得也　翼註曰能守固是守之以心却不是空空守在心頭終身所歴寂感不一寂時守在心頭矣感

時豈不見之行事乎曐卷無叙無慼常合而常不違也最得旨膺是胸前只是借字　或問以擇乎中庸為非賢者之過服膺弗失為非不肖者之不及恐不然似當云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不及服膺弗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此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與前引舜回章一例然所以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一箇至難的方纔

知下章之强必不可少　姚承菴曰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　管東溟曰三者一裁於中庸便是至德此於語中大帝堯德泰伯仁比干見之　天下國家三句分言之則可均似知下做此合言之則每句内各自有知仁勇故大全陳氏及蒙引之說自可兼用也　章句元本不必其合於中庸改本云然皆倚於一偏總是一樣意思但云皆倚於一偏則尤覺直捷

王守溪曰此不是說道理不可能論道理則已曰

庸矣何不可能之有乃嘆人之不能此道也　許敬菴曰中庸不可能也乃反說之詞謂三者之難亦有可得而能矣若中庸之道至易至簡而乃不可能也乎此聖人怪而警之之辭也以難阻人恐非聖人之意　翼註曰人欲之私不但徇情滅理稍參意見即是私稍加意氣亦是私　章句所謂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勇也

子路問強章總旨　此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

夫子告子路之強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強耳　彥陵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則自中自和又何強之可名耶然吾人有生以後便為習氣用事矣矯習以歸性乃所稱自強之君子

子路問強節　樂天齋翼註曰竊聞剛足以任道而未得其眞故問之　張彥陵曰問強與問勇精粗不同強字即雖柔必強之強是習到牢硬處站得脚定不

委靡偃仆耳

南方之強與節　張彥陵曰三與字不是詰問亦不是聽其自擇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為氣習所移抑而強與句即是南北二句中轉語　樂天齋翼註與此同然淺說却作詰問看俟再定　樂天齋翼註曰三與字不是聽其自擇只是歷數以告之如云不有南方之強與不有北方之強與又不有汝學者之強與

寬柔以教節　樂天齋翼註曰教字專作師教弟子言

只如俗云勸化人耳　此是二項不當串　佐案曰南方之強亦就南方之出類者言之非是人人如此強處全在含忍果敢章句兩箇勝人字又是其強之驗處雙峰即認柔能勝剛為強稍差　以南北之強對看則南為不及北為過以南北之強對無所自立者看則南北俱是太過　翼註曰居之是以其強而自處非居其地也　湖南講曰頗類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的作用此屬乎器度

衽金革節　張彥陵曰二句串看非必定是死雖至死而不生悔的念頭亦是平時自負如此湖南講曰衽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禍即至死亡亦無厭惡是赴人之急徇人之難的作用此屬乎骨力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張彥陵曰南北之強亦不是尋常人此輩亦見定守定但學力未能盡變化氣質不免尚為風氣所囿所以不得為中庸此節乃中庸之

强　附樂天齋翼註曰此節分人已窮達四件看

彥陵又曰按和不流是一轉語蓋和易至於流流是和之弊中立不倚是一直語蓋中立便是不倚不倚是中立之竟　附徐岩泉曰不流方得謂之和若流則便謂之同矣　湖南講李宗皐問中立已是不倚了今講又不至於倚傍以又字作轉語者謂何答曰若中立自然不倚怎見得他强處惟易倚而不倚乃見矯轉之意蓋中立者挺然直立不慭他倚東西南

北却愁他又倚中立作靠山生一段孤介的氣習這倚乃似中立非中立即在中立内照上流乃似和非和即在和内　按此看不倚似勝大全朱子之說丙午

三月十二日　麟士謂朱子嘗謂堯舜孔子方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今又以並證不倚不知當否麟士此疑則太過葢統兩人之生平論之則誠不得為庸若只就其一二事論之如伯夷叩馬之類則又安得不謂之庸　中和與首章中和淺深不同故蒙引云和

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強處全在

四不字上　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為處衆之道中立

不倚為持己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

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

此分　因之謂末節非對衆人言對南北之強言也

若國有道而不變塞是不為富貴寵利所移則南之

以忍勝人北之視死如歸豈以富貴移易其心者哉

此段最精妙發前人所未發但又曰塞者韜斂晦藏

不自表暴之意凡從事於務内之學者皆知學貴闇然道貴藏用其始未嘗不務晦塞而戒名高第當國有道之時正君子乘時效用之日將外有時不再來之慮而内有翹然自喜之心於是急於樹尺寸見所長雖非富貴移人亦屬名根未盡此之謂變塞不變則未試而恬然無急於求試之意已試而泊然無樂於得試之意變與不變只爭箇著意與不著意此則謬也所謂不著意所謂韜斂晦藏似是二意不當合

而為一且此種意俱在章句所守二字内不當以此作蹇字正解又曰國無道至死不變者論語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聖人之遇磨涅也有不磷而已矣未嘗磨而益堅也有不緇而已矣未嘗涅而益白也不磷不緇所謂不變者也益堅益白則動於氣矣此亦謬也所謂不變者乃是不變其不激不隨之行耳若即以不激不隨為不變正解則文理豈順乎總之因之雖知此節是對南北之強說

而不知以和而不流一句作主故如此穿鑿　宋羽皇曰兩不變所不變者何即中和也強只不流不倚可了有道無道特極其境遇言之耳　翼註曰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回視潛脩則為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平生　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綰耳何當於中庸之強哉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

伊尹處莘耕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革無道而洽一德一心之交此之謂不變　若對半塗而廢者說則不倚不變意俱重然在子思引言之旨則然非夫子對子路本旨　大全朱子以四者為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謂眞能擇眞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　君子之強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

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可奪也豈南北之強所可同日而論哉中庸之不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能也

素隱行怪章總旨　此章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

不行不明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智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箇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　吴因之曰特借自已以發明中道不是自叙口氣全不重不屑乎失中

與不自居於得中意　張彥陵曰按中庸道理最平最深原是人生日用飲食只因名根不盡偏所以惑於新奇可喜做得半上半落首節提出後世有述末節説到不見知而不悔把是非毁譽一切放下方是依中庸的實地

素隱行怪節　亦有始不隱怪而終隱怪者亦有不索隱而行怪者　翼註曰有是容或有　張彥陵曰不説當時之述而説後世蓋後世聖遠言湮而想見先

年有高奇之事遂沓邈而迎取以為新有字要看得活　言後世便包得當世不必如此穿鑿　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　這種人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於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

君子遵道而行節　張彥陵曰半塗而廢即在遵道句内遵如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不得不廢照弗能已看亦自見　遵字比依字雖較淺然亦不可說

壞　吳因之曰大都半塗而廢終是好奇之心所使畢竟歸於隱怪之一路此非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也　按此說雖亦有然須兼不及一邊說始全　佐棨曰半塗而廢只是不能造其極不必歸於隱怪甲辰閏六月二日　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自一病　蒙引翼註俱云半塗而廢者不可便謂之愚不肖不知究其歸則亦是愚不肖也　註力之不足當活看　半塗而廢與孔子所謂畫孟子所謂進

銳退速其病不同及其歸亦一而已這一種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謂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

　畫者不待言進銳退速者亦不待言　冀註曰吾弗能已矣既不可作勉焉而不敢廢又不可自認至誠無息作文只就道上發不能已便是蓋中道乃天之命人之性能遵而行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我如何能已得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　吾弗能已只是言道之所在吾弗敢過道之所在吾不敢不及

即學不厭之意

君子依乎中庸節　張彥陵曰依與遵不同遵字著力依字自然　翼註曰依中庸者與中庸為一也中即心心即中心之惺惺處即中庸之所當知心之疊疊處即中庸之所當行　游氏未免有念之云似亦與依字意切而或問譏其非儒者之語恐太過　翼註曰遯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要本平淡之理不足以致人之知來亦不必以山林岩穴講遯世此

只言其隱而在下耳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持道眞在我自然忘却顯晦不但不改操亦不動念　管東溟曰遯世與避世别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索隱行怪又不閹然媚世則鞾氣薄而聚鞾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卒無悔非止以不愧不怍故無悔葢培萬世

之道甚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況無回曰中庸之理至平至實有一毫與當世不相

合不可謂中庸唯與當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我

知而不悔方見其依中庸之眞處若認作懸崖撒手

更不顧人便是禪學　高中玄曰說遯世又說不見

知者何葢遯世者藏於世也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

者猶能甘之唯身既遯人又不知乃人之所甚不堪

者而能無所怨悔日有孳孳此正所謂潛龍也聖人

也此聖學本旨所謂無所為而為者也故篇末復自闇然為已推至聲臭俱無終之也　顧涇陽曰悔字與人不知而不慍二字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已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世不見知聖人只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似多了一層意思　既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有國有道不變塞焉一邊不當呆看　依與不悔雖云常依是不悔則原是二件然到了依地位自

然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大全胡氏云依非難不悔為難蒙引淺說俱云依只是仁知不悔方是仁知之至俱不是余初亦誤收註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專頂不悔說　張彥陵曰唯聖者能之句不是難其辭以阻人高標其名目正為素隱行怪者下一鍼砭也蓋隱怪之徒祇為名心太盛意欲以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者見其奇不知道實不外於中庸只是此念毫無斷續毫無夾帶處便成絕德何必隱

之素而性之行耶所謂吾弗能已矣固如此　按末句亦不專對隱怪說　唯聖者能之勿說得太高聖只是盡其性之所固有人自不能如聖耳　李毅侯曰依乎中庸遯世不悔唯聖者能之至此纔結得君子中庸一案　此節時解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二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甚謬與章句相悖　末節與弗為弗已對看是安勉之分與隱怪半塗對看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只重

在中不中上 丁卯三月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總旨　此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者以君子為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句只就道言並不就君子身上言　賽合註曰此下至哀公是中庸第二枝上一枝既就中庸之道說到從入去的門路了此一枝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個費字旋即約之人身由日用素位家庭孝弟之常貫乎微顯而推至

聖人格天繼述之事帝王人存政舉經綸之業正見自邇行遠自卑登高道之費者可全體矣此一枝大義也　饒氏以首章道不可離為無時不然此章費隱為無物不有最細首章二句雖亦兼無物不有言此章存疑雖亦兼無時不然言然所主則各有所在　葛海門曰此章須要把夫婦聖人天地渾看做一件聖人即是夫婦夫婦即是天地鳶魚之飛躍即是夫婦之知能飛躍之天淵即

是有憾之天地斯道活潑潑地自彰自著於其間一毫掩匿不得一毫假借不得但在夫婦曰端在天地曰至而還其與知與能之良即可以為聖人參贊之極相忘於天地有憾之大便冥合乎不知不能之真矣　張彥陵曰按此章說道之費首以夫婦言起而後又以造端乎夫婦結之此可見人道之所自始也下章隨以君子之道四論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繼又及和樂宜順語道之所自若

舜文武周皆是盡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者故引夫子言五達道以終數章之義而要行道以智仁勇則又以照轉前支擇守之意此又是數章脈絡

君子之道費而隱節　丘月林曰這道該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内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　又曰謂之隱者所以賛費之妙也　費隱之隱與索隱之隱不同蒙引甚明賽合註云金章雖

重個費隱又只重個費字費隱不平葢子思因老莊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荒唐之境於吾儒平實簡易充周不窮之理置之以為平常淺近而不能為故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不可見而隱也乃費而隱也翼註講意俱依此說俱大差中庸之作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為索隱一流哉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　以存疑之說推　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俱屬費亦俱屬隱分屬則非　首節意已說盡了下三節只是詳其費證其費結其費　賽合註曰據首節註云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新說乃謂費即使費之費隱即莫見乎隱之隱不是用之廣體之微而以有無捙講豈知無字豈可當隱字　袁了凡曰此道即時時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　按此將費而隱作動而無動看了是認心為道了賽合註辨之極是

夫婦之愚節　翼註曰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時文云愚如夫婦不肖如夫婦則聖獨不在匹配乎　張彦陵曰由夫婦而推至聖人天地不能盡便是道之至大處而其大處又無空隙滲漏故總承之曰大莫載小莫破其實大小不平更不必分天地聖人為大夫婦為小只是這個道說大亦得說小亦得　附辨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謂所不知所不能者盡在所知所能之外就夫婦與知與能

的道理即聖人眞個有所不知不能總是論道之費不可以知能盡的意思　愚不肖所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皆說得至妙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　附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

道不可能不可能即道　翼註曰憾是不滿足意不專是怨望也註云覆載生成之偏如天職生覆不能成載地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天地之常言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祥是也此以天地之變言也只作怨望說遺前一意　又曰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廣耳　又曰不是君子語大語小只是以君子之道之大者言之以君子之道之小者言之　又曰二天

下字以物言天地萬物皆是物　說叢袁七澤曰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而載之破之　聖人也盡不得天地也盡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能載也愚不肖所知所能是語其小而其小無內莫能破也　此章所謂大即後所謂洋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即前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

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流也即前所謂和所謂
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萬物各具
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大全雲峰胡氏
及蒙引皆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此未是
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為
隱以和為費

鳶飛戾天節　翼註曰註云化育流行者鳶魚即化育
之一物鳶飛魚躍即化育流行之一機　又曰註云

活潑潑地者活字是活動意又是自然意蓋使鳶不飛魚不躍是化機有息非活也使有心於飛而後飛有心於躍而後躍是亦情識所為不謂之化機而終歸於止息亦非活也唯自然之動為活　鳶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隨舉一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崖嘗推言之　饒氏謂以人來證也證不得以物來證也證不得此說謬方氏提起一二之說明白　章句以鳶飛魚躍為道之用而或

問必兼體用言之者此體用字當分屬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與首節費用之廣隱體之微體用字不同

或問中所解程子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說史氏伯璿及存疑看得明白朱子舊說新說並非二意蛟峰方氏誤看

造端乎夫婦節　賽合註曰末節註云結上文新說欲作君子體道之功說大差　合註又曰端字對至字看造字對察字看造即造化造字　造端二字雖有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收拾到實地之意然此節結上文只重道無所不在之意不可呆說　此察字即上下察之察但彼合大小言此專就大處言微不同

丘毛伯曰說個造端乎夫婦則愚不肖皆可與得所以人不必求道於聖人之所不能處唯率其夫婦知能之端則日用中有聖人有天地在分明將費隱結煞在人身上及其至乃推而至之不是說察天地為至也須辨　徐自溟曰道無端特以其造於夫婦身

上者言之道無至特從其所造者之所至言之　王觀濤曰天地大夫婦也夫婦小天地也　道以無為體以有為端以萬為用以一為端　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

道不遠人章總旨　此章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言道不遠人朱子曰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

不遠人一句蓋此道常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閒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俱謂三節相承重在違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為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此非章句意蓋論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皆相貫通但夫子立言之意一則以治人言之一則以愛人言之一則以責已

言之每節各言一事不當牽合故大全雲峰胡氏及淺說皆依章句截然作三事看學者不當從晚近之說而輒輕議章句也　董日鑄曰予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疏奇特明簡深得章旨　杜靜臺曰通章重在違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為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也三節相承總是申明首節之意夫子喫緊教人處在忠恕二字上

附孫淮海曰道不遠人言道即在當人之身也人之為道而遠人是不以其在當人之身之道自治其當人之身身與道二故不可以為道也伐柯之詩正見其道不遠人人不可遠人以為道唯在以當人之道自治當人之身改其不合於道以止於道也道者何忠恕是也忠恕者何施諸已二句是也施諸已云云者何求子必盡事父之道云云是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者言信行謹以求造於篤實之地是也盡道不外

於忠恕盡忠恕不外於子臣弟友盡子臣弟友不外於言行篤實可見中庸之道即日用常行之道唯率其性之自然即無往而非道矣

道不遠人節　王觀濤曰爲道遠人不是遠别人即自遠其與人同然者耳如索隱行怪是也　吳因之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二句非慨世意正見爲道須不遠耳要認

伐柯伐柯節　大抵此章言治人則以人與則言言愛

人則以忠恕言言責己則以庸德庸言言總是一理
彼此互見耳忠恕即是則庸德庸言即是忠恕但治
人愛人責己則須還他三件諸家欲一滚說下則謬
矣　伐柯三節章句以治人愛人責己分看段落了
然鐵板難動然唯雲峰胡氏及淺說主之而史氏伯
璿及翼註賸合註各有操戈之說俱不可從　蒙引
雖亦有操戈之意然其意只是要以忠恕貫未嘗謂
治人愛人責己之名目不可用也與註似亦不相悖

但其言則自以為操戈者此不可解也其說附後

附蒙引曰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蓋先入於張子正蒙之言乎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蓋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之意宜無不該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云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又如孟子註云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

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則以人治人一節亦為忠恕之事矣　翼註曰猶以為遠下補云若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云云　以人治人若深言之則雖天地聖人所不能及亦不可謂非其人之道然此章因上章說濶了故此說入身來則其人之道不得并指天地聖人所不能及矣故註以衆人所能知能行為解但所謂衆人亦不是庸衆之衆史氏

伯璿看得明雲峰説不是　以人之人即是庸德庸言　翼註曰治人就敎人説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不是姑息是道本不容有加也　四書鏡曰止之者非不敎也其所敎者不過申明昔日之敎如所謂振德所謂俾勿壞也

忠恕違道不遠節　張彦陵曰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所欲而施之於人皆是推已史氏此説甚是但此節只説所不欲者是舉

此見彼耳史氏欲以此節為所不欲下節為施所欲則恐不然　賽合註曰施諸已二句只是恕註曰忠恕之事葢無忠做恕不出也蒙引以不願為忠未是只當於恕上看出忠意　朱子曰忠恕二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閒　吳因之曰施諸已而不願二句須將首節不遠人意思體認乃是不然便與别處無辨　不當以施於人者為遠取諸已為不遠不願勿施總是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予初收大全黄氏之說近覺稍差　董日鑄曰唯聖
人可以語愛己乃可以語愛人辟之吾欲飯而勸人
飯可也吾欲𩝐而勸人可乎　按董說即朱子無忠
做恕不出之意愚意更欲增一層曰吾方飢而欲飯
而勸飽者之亦飯可乎此意亦不可不知
君子之道四節　吳因之曰所求乎子臣弟友講此處
全要見得所求乎人者皆是求之以彛倫日用之常
意註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所當然也

三句極要體認　看來所求乎子以事父數句即所謂不欲勿施皆是舉恕見忠但一主愛人言一主責己言饒氏以不願勿施為恕之事所求乎子以事父等為忠之事謬矣　又事父數句舉所欲而該所不欲不願勿施舉所不欲而該所欲總是一様而一主愛人言一主責己言史氏以不願勿施為所不欲事父數句為所欲亦謬也　翼註曰先施之是施信也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之類　翼註曰行謹勿十分

講透恐犯下二句　樂天齋翼註曰謹者擇其可既是子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者葢道雖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　吳因之曰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有不足愈謹則愈見有餘唯自以為不足自以為有餘故益勉益不敢盡此三句是自責自脩愈進

愈無窮意　翼註曰足字要說得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　鄒東郭曰兩個不敢字是何等警惕何等敬畏吾儕之學只是一敢字便壞了　黄貞父曰不敢即首章戒慎恐懼　翼註曰言顧行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行之非又深一步也然玩二顧字還是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蓋顧字是照顧之意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如此

講方得若云言能顧行而無不符行能顧言而無不逮則悞作成功看矣　吳因之曰言顧行行顧言則是議論皆已化為躬行有躬行而無議論是純然天下之篤實也故曰慥慥　湯霍林曰慥慥只承庸德庸言來言這個君子豈不平平淡淡而成篤實之美又何以索隱行怪為　翼註曰胡不作豈不看　子臣弟友大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已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蓋夫子雖未嘗為君而有臣然古

人君臣字多通用凡甲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以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脩之事者蒙引云慥慥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在言外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重位字固矣而

末節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位不能無得失二境俱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的自字正已的已字俱是此箇身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節　李毅侯曰道不遠於子臣弟友而子臣弟友各有所處之位　張彥陵曰註以見在訓素此是實際語然行字亦要理會蓋聖賢學問正要在身世中磨練若只空談名理把世故一切等之空幻便非實地受用提出一行字正見分内所當為

事原無可推諉處那得工夫去管外面素位纔不願外　翼註曰行字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　游氏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一句是矣而又曰若其素然也則亦看素作素來之素矣稍誤　吴因之曰素位而行似以事言而心亦在其中不願乎外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　翼註曰願字不但營求少有動念即是　又曰外與位是個屢遷不定的如位富貴則貧賤為外位貧賤則富貴為外願外如未得思得

小得思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之類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外順境亦有願外也　張彥陵曰若外字勘得不破就是位以外一切無營逐而位以內所行者事微不與位協意微不與位適皆外也皆願也附吳因之曰君子素位而行盡矣何故又有不願乎外一句說者只作一正一反看故講素位而行盡了說到願外處直是沒收殺人之汩沒於利欲者無論矣亦儘有在性分上做工夫者為何不省得一種素

位學問只為他向內外關頭認得錯了凡言外者未有不擯而棄之推而遠之者也如性命之所不載曰外道禮樂之所不及曰外夷自非反覆牿亡之人其於內外賓主之限亦知講究然但知聲色貨利之為外逐羶䏁榮之為狥外而不知除却見在便謂之外苟非見在仁義道德皆外也堯舜之事業孔孟之詩書而非適當其時皆外也當三聘之時而堅囂囂樂道之氣象處廟堂之上而抱恂恂似不能言之款皆

願外也推勘得外字破然後可與談素位之學聖人揭出一外字與素字對直如堯桀之不可共國而理薰蕕之不可同器而藏何等緊嚴若一正一反却便是贅疣說話　按即依因之說亦仍是一反一正

又按但知聲色貨利之為外一段此意在素位內已包得至本文不願外自當指利害得喪言方與下三節意合

素富貴節　素富貴二節註分貼素位不願存疑說得

明蒙引尚不能無操戈之意也附後　附蒙引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兩條章句分貼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不知亦是子思之意否故今看無入不自得一句易混入不願其外之意看正已而不求於人一句又易混入素其位而行之意至於君子居易以俟命一言又難分析二意矣至於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云云似益難於分貼而朱子亦自不奈何矣此與道不遠人章分三節處後學尚未得胸中洒然　張彥陵曰

無入不自得句即在素位而行內了但未曾剔出心泰之意故又著此句以足其意　四個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若只說是順其所遇是古逸士非君子中庸　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眞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遥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老莊何異吳因之曰無入不自得非正說素位只說素位處形

容他胸中無拖帶的光景　賽合註曰自得謂塵緣遮變以驅我之入君子未嘗著一不入之心境安我我亦安境所入皆鳶飛魚躍之真機　翼註曰自得二字亦要刻畫精明蓋凡人處逆境而失意生焉固失其得即處順境而得意生焉亦自得於外而非自得自得猶云自家得自家也固非戚戚亦非欣欣

在上位節　君子曰吾在上位則下即外也彼雖有趨承之責而其順我逆我我不與其事況逾越於常度

之外而以陵爲乎故不特居高履巍守不亢之風而一凡分可以先人權可以制人未甞因勢之得便而少肆恣睢矣其在下位則上即外也彼雖有管攝之權而其撫我虐我我莫必其意况攀緣於當分之外而以援爲乎故不特居卑處約守不阿之節而一凡分所不得專權所不得逞者未甞以情之難制而曲爲依附矣張瀛海在上位四句文　賽合註曰陵有征求狎侮二意援有趨利附勢二意　張彦陵曰正已二字要

認眞已原無不正正已云者只是完已之分内也

翼註曰眞已原無不正正已云者完已之分内也有

上下者已之遇則隨遇以正之無上下者已之眞則

循眞以正之求而不得則怨生無求故無怨也怨字

包下怨尤時講多作上不怨下下不怨上則已說破

尤人了下面難說　賽合註曰正已句是總括上文

不陵不援意乃過遞之法耳葢陵援之心即是求人

盡道於上下而不陵不援便是正已而不求於人

吳因之曰怨尤之念顧外者所必有說至不怨尤而不願外始益顯矣須知始而求終而怨合之皆是願外裡面事故備言之以見其不願外非止不求為不願外要認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節　吳因之曰居易節總上二節而申言之末是結上文射有似乎君子方是結上文子思特揭出易字甚有深意見素位而行慿地平易安穩儘好受用正欲人須臾不離道也　翼註曰易

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　按命字亦是此節特揭出　王觀濤曰命字幸字最下得好葢命者乃前定之氣數君子有命小人亦有命但小人不知有命而妄意求福則雖命值其亨而偶得之亦非其所當得也亦幸而已故謂之徼倖其實小人不能逃乎命也　張彥陵曰行險徼幸即所謂無忌憚也

李毅侯曰易險二字極妙唯正己是自家做得把柄的直捷安穩雖處逆境猶坦途故謂之易舍己而

他求便自家沒了把柄隨地坑塹雖倖得猶謂之險可見君子素位之行只一正已盡之矣故復引射之反求以比似之悶君子正已如之何只是完天命率性之理自盡吾庸德而已　賽合註曰重君子一邊下句輕不可平對

射有似乎君子節　吳因之曰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孔子之論君子也亦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夫其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

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顧外也君子盡道之實觀聖言而益決矣當把子思自己論做個主張而以聖言合之方得引言口氣　翼註曰孔子口中須泛說子思口氣方可找到素位不顧章旨

辟如行遠必自邇章總旨　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峯饒氏謂其迤邐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

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
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自卑則愈切矣
合看諸章子思一段喫緊為人之意何等細密　聶
雙江曰子思慨世之求道者騖高遠而忽卑邇故強
分階級以破其惑使學道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
一而已寧有遠邇高卑之殊哉　玩後章總註云此
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當
在費上說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卑邇也天地聖人所

不能盡者高遠也時講俱云未達即是卑邇既達便是高遠高遠即寓於卑邇之中卑邇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其說雖可通然似兼以高遠作隱看了殊混

須知此章高遠字并不當以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為講蓋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内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内之高遠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

辟如行遠必自邇節　張彥陵曰道字不可就作進為

之方仍作道理看　按此本翼註然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不如此解吾從先進　兩喻一是橫說一是竪說　存疑曰理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說得極明　衣了凡曰不止是由邇而至遠由卑而至高之說乃是謂行遠只自邇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也王顯甫曰在邇處行即所以行遠在卑處登即所以登高　按上二條俱是深一層話其實君子之從事於卑邇非為行遠登高之故

妻子好合節　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眞能宜室家樂妻帑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兄弟宜妻子對言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帑矣此斷章取義也

父母其順矣乎節　翼註曰看來此意可疑蓋百行莫先於孝如何順父母反在後作文當周旋數語如云

人子之事父母固先於妻子兄弟而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未必父母之我順也　李卓吾曰此言邇之可遠亦邇之即遠卑之可高亦卑之即高　許敬菴曰和妻子宜兄弟以致父母之順此非由宴昵情愛之私而得之也脩身刑家潛孚默感一神之所為故繼言鬼神之德人心之鬼神與天地之鬼神非有二也君子達於鬼神之情狀而暗室屋漏不顯亦臨可與語庸德之行矣　順父母宜

兄弟和妻子皆庸德耳皆素位中所當然耳然高卑遠邇之不可紊如此則庸德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庸德之外哉素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素位之外哉

鬼神之為德章總旨　此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騖於廣大也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眞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餙於虛偽也故此章誠字乃

一篇之歸宿　費隱章是就物之形上見道之無所不在鬼神章是就物之氣機上見道之無所不在

翼註曰首節嘆鬼神之德之盛且虛說次節正見其盛最重三節驗其盛四節證其盛俱輕末節結其盛也

鬼神之為德節　此章鬼神與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彼是專指天神地祇人鬼言此章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

無非鬼神章句恐學者求鬼神於杳冥故引程子之言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又恐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又恐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又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　鬼神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𩀱峯謂造化之迹指屈伸者言而以程子為未精此誤看也看來程子但未說得

二氣與良能耳　程張之分別處吳氏程與蒙引得之雖各自一意然可兼用也　紫溪曰不可指氣為鬼神而氣之中有鬼神在焉　鬼神有對待屈伸二項而對待之中又有對待屈伸之中又有屈伸又對待之中各自有屈伸屈伸之中各自有對待　蒙引曰此章鬼神以往來屈伸者言流行之陰陽也所謂陰精陽氣魂遊魄降乃是對待之陰陽非此章之本旨淺說亦云看來不是玩第二節章句莫非二字便

兼對待在内　隂陽是氣鬼神是氣之靈處然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又曰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然則神可謂是氣之靈鬼不謂是氣之靈乎曰不然所謂形與血者亦指形血内之氣言非指形血也蓋統言之則口鼻之噓吸與充乎形血之内者皆氣也分言之則口鼻之噓吸者為氣充乎形血之内

者但謂之形血舉外以見內也　翼註曰先輩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最妥　大全朱子曰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實然二字不是玩或問曰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則知首節內未可用實然之意　若依翼註則可用附後　附翼註曰此章依新說誠字即在德字內不以誠作所以盛說　侯氏以鬼神為形而下鬼神之德為形而上非也盛處在下節體物而不可遺上　或問既極貶侯

氏之說而大全又有朱子之說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想亦是未定之論麟士取之謬也　黄氏洵饒云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非也鬼神之盛亦兼以理言以其無過不及故曰至以其無所不在故曰盛　章句性情二字亦兼理氣而言

視之而弗見節　此節依蒙引存疑則當重在末句而賫合註則曰必兼三句始是盛時說只重末句非也

朱註無此解此是說者之謬翼註亦然未詳孰是當俟再定　大全朱子曰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蒙引曰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别此非矛盾也猶之朱子論理氣而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且或問亦與蒙引同　張彥陵曰終始字非當生死字看凡物呼吸喘息晦明變化晝夜代謝生死皆是也　翼註曰終始字不可專作生死字看生死字

只說得人與禽獸草木還說不盡且如日月寒暑是物日月寒暑之來是物之始其往是物之終日月寒暑中之靈氣便是鬼神又如人之一身語默動靜亦是物亦有終始其語而動者是氣聚是神其默而靜者是氣散是鬼推之莫不皆然 又曰體物之終始不是只體終始兩頭不體中間謂自始全終皆體也作文宜串不宜分 賽合註曰不可遺是物不能離鬼神勿言鬼神不能離物 沈無回曰鬼神無性情

功效之可見凡性情功效之可見者皆其性情功效也只看體物而不可遺一句便見　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盛非也蓋此章雖兼費隱然隱字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在第十二章本並重自道不遠人以下八章皆重言費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漸歸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

使天下之人節　自體物不遺以上所言鬼神甚濶自使天下之人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

所當祭之鬼神言之此則是季路所問之鬼神也
許白雲曰言在上又在左右拍塞都是鬼神不是或
在上或在左右恍惚無定之説　翼註曰看來鬼神
體物是鬼神即在物中此承祭之鬼神還是與物爲
兩者亦因人心自有鬼神耳故相感通　又曰使天
下之人三句是鬼神能使人畏敬奉承也洋洋乎三
句是鬼神發見昭著也此即體物之一驗不是正見
其體物　又曰接至洋洋乎不可云惟誠敬如此故

洋洋如在其上如此說是重人敬鬼神了此不重人

敬鬼神只重鬼神自發見昭著接至洋洋乎只用斯

時也三字　賽合註曰連齊明盛服亦是驗鬼神之

不可遺處

神之格思節　賽合註曰神之節說者俱說此是引詩

為祭祀之證愚謂朱註並無此解此是常說沿襲之

誤蓋此章書只重鬼神之德之盛句視之三句正見

其盛使天下節是即祭祀以驗其盛若以此章引詩

是證祭祀節然則章旨豈重祭祀乎甚是無謂愚謂引此詩自是一意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為驗一以詩詞為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正見體物不遺處不可射思句不重且看書當以朱子語録併大全二書為證朱子語録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鬼神體物不遺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度者矣不顯亦臨尤懼渺忽之間檢察不周以得罪於

天地鬼神況可厭斁而不敬哉大全北溪陳氏曰詩意不專主祭祀蓋即屋漏之地而鬼神無不至者則其體物不遺於此尤可見矣不申上條祭祀為是

按北溪一條余所覽大全無之　賽合註曰矧可射思句不重最是若欲講此句亦當如上節齋明盛服例以鬼神能使人不射見其不遺則可　欒天齋翼註曰不可度即上洋洋如在也矧可射即上齋明承祭也　按此亦言其相似耳不可便謂是證上節

翼註曰據詩旨在相在爾室之下是格於幽獨之中也但引詩不重慎獨耳

夫微之顯節　末節依翼註因之則是申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依或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賽合註則是推原其所以盛不是贊詞吾從先進　翼註曰首句要看之字猶云不見之見不聞之聞即微即顯之意也　賽合註曰夫微節微字只承不見不聞帶說重在顯字下文所謂不可揜即顯也大旨謂不見

不聞何其微而由所不見不聞體物而不遺何如此
夫顯著而不可揜如此夫就指不可揜說謂誠之不
可揜乃如此也不是贊詞　又曰誠字時說俱云鬼
神本於誠又云誠爲鬼神之德如此則推上一層了
蓋所謂誠只是實有此鬼神之理也　又曰新說謂
誠字只是繳上文齊明盛服誠之至也洋洋如在誠
之感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即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
也又新說誠之不可揜非專言鬼神也是借鬼神而

泛言天下之微而顯者只是個誠不可揜如此此等說俱恠誕宜削去　翼註曰不可揜即顯也新說誠即微也看來誠與微字又不同但所謂誠者亦即此不可見不可聞耳　姚承菴曰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體物非有二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　凡物之一於虛而無實者則亦終於微而不能顯也若乃鬼神之迹雖虛而其理則實也當其合也理之實有是合也故氣與之俱合而其始爲不可揜當其散

也理之實有是散也故氣與之俱散而其終為不可

揜如此夫三字有惕然意　按前四節言鬼神之無

不在即是言道之無不在章句雖止就陰陽言而所

指則道也末節乃歸結於誠曰夫鬼神不見不聞體

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以

其實有此理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

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

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

始終乎萬物而不可揜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大全
蒙引存疑皆言首節鬼神之盛未以誠言此節乃推
原其所以盛明季講家以鬼神之德即指誠言者誤
誠字有以實心實氣言者有以實理言者以實心
實氣言者則當訓曰誠實也以實理言者則當訓曰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自是二項此章前四節似俱說
氣之無所不在則末節歸結到誠上只當云誠實也
章句乃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者蓋前四節雖似說

氣之無所不在而理之無所不在自在其中吳氏程之說甚明主意仍重在理上則末節歸結到誠上正當云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矣　雲峰謂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此說不是造化陰陽之理未是誠實有是理方是誠　又翼註曰誠字俗講云其合也實有是合其散也實有是散太淺如死礫實有是死礫亦可謂死礫為誠乎當改云其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按翼註此說甚是

然章句亦只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何也葢上文言合言散原兼理在內則此節雖只云合散之實亦不妨　按以實心實氣言者亦可云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余初誤看但此章則兼實理言耳庚子十月初一改

舜其大孝也與章總旨　此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至其極乃費之大者而此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為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一箇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

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　此章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唯第三第四節泛說依蒙引翼註及劉上玉說則自第二節以下俱泛說舜步步在言內而實步步在言外吾從淺說蓋德之得天舉舜以言庸行之極非論舜也不從蒙引是　劉上玉曰首節德福平說次節以德得福側說按上玉說與淺說合最是諸家欲於首節即重德為聖人句者非是此說愚不敢附會此

章從庸行之常看道之費處章末須歸到孝上若但發德之得天脫却孝字講亦非中庸大旨也　董曰鑄曰舜之鰥而君武之臣而君周公之相而君豈不是宇內的大怪事而聖人未嘗避之而不為者則知道本無怪亦本無庸怪而不得不怪雖怪亦庸所以子思將聖人幾件極奇的事都作孝看　言孝而必兼德福似若人之所難而專重於德則人人可以自盡此夫子意也

舜其大孝也與節　翼註曰首節大孝者非常之業蒙
引此句解得精葢夫子稱舜大孝不是欲人人如舜
只是讃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
德分量德為聖人五句正其大孝處句句有邁迹自
身意　又曰此保之只是保諸侯之國不是為天子
與武王不同　德為聖人其顯親之大何如尊為天
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
慰親之大何如

故大德節　許敬菴曰聖人非教人徼福者而孝又人子所自致何藉於福而以取必於天正為我可必之以德則福亦所自求耳　大德即聖人之德位即天子之位禄即富有四海之禄名壽雖上文所無然上文亦含得享保雖此節所無然此節亦含得　樂天齋翼註曰名壽俱天子身上說若不切聖人天子便非是　附蒙引曰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

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

故天之生物節　翼註曰此與下節一喻一證俱輕看又曰此二節又俱不可找正意蓋正意至末節方見出　張彥陵曰物字兼動植說　王宇泰曰天之化育只是一例施去那有心厚薄於其間只是物有承受得的承受不得的天只因物付物因字最妙蓋理在物不在天也　篤字含下培覆二意蒙引説得

好葢此節意雖重在培上然題面自當兼說也翼註不是附後　培覆之理蒙引以方以類聚言大全朱子以氣之附著言不同然可兼用　附翼註曰篤厚也雖含下培覆二意而實重培也葢培是厚覆非厚也意若曰因其材而後厚之不槩厚之可知　附劉上玉謂第三節承上二節出天字若曰凡此皆天意也其說亦本賚合註然看來第二節已含得天字意不必如此說

嘉樂君子節　翼註曰憲憲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民在野者人在朝者　按二字當依賽合註作二句受祿三句據翼註曰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申即保佑命之不已也然據詩傳云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則三句自當作三層看看來當是已然方然未然之分　又按保愛之佑助之寵命之此句內又是三層東陽許氏遺了命字不是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

宗廟子孫皆在其中　董思白曰必受命不必於命

而必於受命者也而世人妄以顔夭憲貧將聖人四

必之旨作一種疑案不知聖人之所謂祿位名壽者

論理而不必論數也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總旨　賽合註曰此子思引夫

子論文武周公之事以明費之大者作三柱看文王

時可以無憂而不憂而非不足武周時可以有為而

有為而非有餘蓋文王以無為為中武周以有為為

中無非道之所在也　又曰據註云此言文王之事

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分明當三節平看總

是言文武周公之事皆道之所在所以明道之費也

新說欲單重文王上謂文王以有子之述而無憂下

詳言其善述如纉先緒成先德俱是子述之事而文

王之所以無憂也此說似屬杜撰非此章本旨切不

可從若題目在子述句出起則隨題立意亦自不妨

董曰鑄曰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本文曰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分明指出個文王之時曰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個武王之時至末節首貫一句武王末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節　賽合註曰首句虛下正詳之

翼註曰王季二句只是父賢子聖未可犯下作述

曰父作之者非羡其父作也言其不更有所作也
曰子述之者非羡其子述也言其不更有所述也
吴因之曰無憂只以所遇之隆可得無憂文王但一
平等人耳何謂中庸之道蒙引云文王以王季賢父
而作之則所作者莫非積功累仁之事以武王聖子
而述之則所述者莫非善繼善述之事一作一述已
是盡善若更有作為反屬紛擾於道悖矣故無憂為
中庸之道此說極是　按因之所引蒙引一條余所

覽蒙引刪本無之故未録於大全　賽合註曰文王無憂要看得好夫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缺德便不類后有聖子自家一毫失錯便不足以垂範況旣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旣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開之者此處何得無憂唯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唯字重看見唯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　按賽合註此說則首節是文王難爲子難爲父宜有憂而反無憂之意與因之所引蒙引之說及其

前所謂有為無為之說不同然此說亦妙當並存之以俟再定也　按其無為處正是所以開之承之之處也二說未嘗不合辛丑六月初四日　袁了凡曰蔡叔以文王為父聖父也以蔡仲為子賢子也豈得便無憂哉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節　翼註曰過至一戎衣句當云夫其纘緒也本不期於有天下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

安切不可以一戎衣以下作纘緒之實便於太王王季文王臣節有碍　又曰摘訓中力辨纘緒二字只是繼世而為諸侯耳與子述之不同其說雖近理然以緒字作侯位字看未安蓋緒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侯國積功累仁之事但不是積功累仁以圖天下耳正與子述之同　又曰有天下只是克商意勿碍下尊富二句一字見不勞再舉　邵二泉曰言身則心不無歉焉　㬪註曰不失字要看蓋武王原有顯

名今以臣伐君宜其失之矣然天下皆諒其為順天應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故顯名不失不失是照舊意　吳因之曰尊為天子四句須看得與大舜有別大舜節備言諸福畢集此則言武之大有作為意各有所主也

武王末受命節　武王末受命句當補說文王故淺說講此處云文王以服事殷於禮制不得為武王晚年受命於禮制又不及為周公於是云云　最妥翼註賽云

合註俱串說恐不必　翼註曰文武之德德字不作心字爲是葢本文只說德註中亦不以心字解之若用心字於文王臣節有碍講當云帝王之德莫大於以孝治其先而又以孝治天下乃所以寄之者制作也文武時制作未備周公輔相成王則大備制作成文武之德焉　按翼註只將德字作理字看雖似是然即作心字看亦不妨聖人之心與理原合一也以善繼善述觀之則於文王臣節亦無碍　翼註曰成

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也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　又曰曰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曰上祀則追王不及矣

徐儆弦曰聖人制禮毫髮不苟太王王季有號而無謚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迹之所由起與大統之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於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　吳因之曰斯禮也禮字緊頂天子

之禮禮字說下來　賽合註曰斯禮謂追王上祀之禮　按二說俱通並存之以俟再定　張彥陵曰父為大夫八句舉其祭禮之例而以葬禮形之葬祭不平期之喪以下又做祭禮之意而制之重父母邊與期喪不平葬用死者之爵是貽死者以安祭用生者之祿是伸生者之情　又曰期之喪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　翼註曰期之喪二句可發透三年之喪二句勿發透末二句正明其所

以然也　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下只云父母者以父母統之也朱子謂只主父母未暇及他蒙引謂父母二字最重俱未是又有謂期與三年不平只重父母邊俱未是蓋父母之喪則是夏殷已然豈周公始制耶故知不當專重父母邊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總旨　此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即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

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

翼註曰通章以達孝為主直至末節俱見其達孝不可以末節另作一意　黄會稽曰此章所言達孝全在二聖精神意緒與天地祖宗通處言之春秋二節所舉祭祀之禮義特其迹焉而已但按迹可以見心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節　依註達字兼纉緒追王說

賚合註曰達孝據註云通謂之孝且引達尊為證

甚明白時說達孝作達之天下說又作達權說俱未得旨　賽合註曰王荆石先生嘗論達孝是謂天下所通稱之孝亦不必真有人稱他天地閒只有天理是人心所同武王制作都在天理上是為人心所同然而無毫髮可非議得亦無一人得非議他這個孝道在一家則為一家所稱的孝在一國天下則為一國天下所稱的孝豈不是個達孝

夫孝者節　賽合註曰志事只是一件自心所欲為曰

志自事所當為曰事　張彥陵曰志事相因下文通是述事而繼志在其中　孔疏以繼志屬武王述事屬周公大謬予初誤收收野之舉即武之述事也翼註曰此節觀二人字主泛論說者為是然實則為武周言也　善繼善述二善字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兼守常通變說但意則重在通變耳翼註賽合註則專以通變解善字似不如先輩之渾然今說家多從之姑以翼註附下　附翼註曰二善字重看隨時

變通方謂之善講云先人所欲為者謂志吾不必先人有是志而據今日之時有道所當志者雖先人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以不繼繼之乃善於繼也先人所已為者謂事吾不必先人有是事而據今日之時有道所當事者雖先人復起不能易也於是以不述述之乃善於述也

春秋節　四書鏡曰春秋節要見得通上下意祖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輕重裳衣雖有等差時食雖有多

寡而皆使之得以自盡也下節倣此　註適士二看來適士只是諸侯之上士若天子之上士則受地視子男而廟亦當例此矣東陽許氏以適士為天子之元士蒙士又引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俱不是　吳氏澂云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看來有廟便當有主古者大夫士亦不應無主不知吳氏何所本也　翼註曰此二節詳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

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為事神之謹不平說也諸務紛紛或分禮備義周或分時祭祫祭或分通於上下俱不可從　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黄氏洵饒乃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麟士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謬也存疑淺說得之　翼註杜静臺賽合註又謂此兩節俱就天子之禮言而通於上下之意當於言外補之亦不是　春秋以下亦不是以之

槩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黄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為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為通乎下屬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為敬所尊通乎下為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為禮備下節為義周或以上節為時祭下節為祫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

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

宗廟之禮節　翼註曰此與上節是一時事過文但云

斯時也又有宗廟班列之禮云云　宗廟之禮禮字

專指序立之禮不泛指祭禮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

子姓有宗祝有司之事者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

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

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也爵有貴賤貴中有賤以

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

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旅酬下為上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代斟酒也逮賤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

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與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此兩節祫祭時祭皆如此　賚合註曰旅酬不重衆相酬只重各舉觶於其長　按儀禮則下為上是敬酒非酌酒也已未　仇滄柱曰按旅酬一事章句只約其大槩而大全所載許氏說刪節大畧前後次第不明今將通義許白雲說全載於後

許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

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
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
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
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
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
前酢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
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畧也此下大全俱删去不可解
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

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林氏存疑曰按儀禮主人酬賓賓奠觶不舉兄弟弟子獻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觶不舉然後賓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取奠觶酬賓其賓酬長兄弟之觶原是主人所獻之觶非其弟子所舉之觶其弟子所舉之觶又在下文無算爵內於此無預許氏之說原非省文蒙引謂賓弟子舉觶於賓

而賔酬主人者亦未及看到此耳林氏又云此題若依儀禮許多參差不一只當依章句混淪看小註之說及詩楚茨小註劉氏俱未明白以上數條辨析最明令人往往忽過録此以便觀者之究心云　祭以天子為主此莫得而賔者故以長兄弟對長兄弟與賔交酬而已非主也廟中豈有二主　獻祖以天子為主酬賔以長兄弟為主凡天子之祭與賔相周旋者皆長兄弟也　右二條出析疑甚有理然未知其

何所本也存以俟考辛丑二月十二 即出蒙引己未六月 徐儆弦曰非是别毛髮以為坐次齒序在昭穆時已定至此又别老老之義故畧其少者而只燕其老者

賓合註曰本條題單出每上句作禮下句作禮意

按春秋二節俱兼時祭祫祭以時祭祫祭分配兩節者此時說之謬也乃或謂時說亦無大謬羣昭羣穆咸在定是祫祭此殊不然高曾子孫便有昭穆

踐其位節 翼註曰此節承上二節而斷其為孝也過

文云武周制祭祀之禮如此不可以見其繼述之善乎　又曰位是對越神明之位禮樂俱是廟中禮樂

輯略曰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此之謂達孝　雙峰謂踐位三句是述事敬所尊二句是繼志不必　張彥陵曰敬其所尊二句本上三句言武周制為此位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

存疑看踐位三句極快矣到敬所尊二句却又不

能歸一殊可閟也附後　踐其位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即先王之位不專是周公設的位也是周公繼先王設此位也行其禮即祭時所行之禮然此即先王之禮不專是周公制的禮也是周公繼先王而制此禮也奏其樂即祭時所奏之樂也然即先王之樂不專是周公作的樂也是周公繼先王而作此樂也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是意矣但未

受命而未及焉文王雖未必有是意然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也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爾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是指周公說葢先王欲制此位此禮此樂以祭祀不過欲尊其祖考親其子孫臣庶也今周公本其意思制為此位此禮此樂使人踐之行之奏之以祭祀焉是其所尊者有以敬之所親者有以愛之矣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矣是孝之至極而無以加矣非達孝而何　樂天齋翼註曰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先王雖死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生先王雖亡矣必求其志事而繼述之是事之如事存至孝即達孝也　按此與愚前所謂事死二句只申得敬所尊及新安陳氏所謂事死如生是居喪時事不同姑俟再定壬寅十二月十七　新安陳氏謂事死如生是居喪時

事最明但此章只重祭祀此句似只帶說　上二節既通上下言則此節踐行奏敬愛位禮樂所尊所親事死事生亦俱通上下言但五箇其字則指先王又云先王所欲制之位禮樂先王所欲尊之祖考先王所欲親之子孫臣庶也章句云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此句當活看　時人謂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

之善此最說得好　孝之至也一句則指武周言

董曰鑄曰春秋兩節都是通於上下即如祖廟一事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雖有厚薄之殊都有可修則都有可陳可設可薦矣而凡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亦可隨分而盡矣若然則所謂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如生如存又豈獨為武周設哉　右董說極與愚見相合

辛丑六月初二

郊社之禮節　郊之説有主分者有主合者有謂祭地只是社者三説主分者爲長余初取祭社之説未是雖朱子亦取祭社之説然未敢從甲辰七月二日閲通考定　表了凡曰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故曰上郊祭天祀其覆物之帝也社祭帝祀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非省文依了凡則地亦可謂之帝依因之則地又并可謂之天此皆有精理但此處只當依註不必如此　一説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

於天陰統於陽之類殊為可笑　大全朱子取五峰無北郊之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社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澂之說最明　春礿夏禘之說張氏以為夏殷之祭名趙氏以為漢儒之誤未詳孰是姑俟再考　雲峰謂上文是通上下之情此節是嚴上下之分不是上文雖通上下而王侯大夫之祭其先自不同則未嘗不嚴上下之分此節社與嘗仍通乎上下則未嘗不通上下之情只依蒙引作悉舉其

禮制為是　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　賚合註曰上二段不甚重只起下三句　又曰明字不可淺看是仁孝之至者以他人言新說把明字就武周說大差　張彥陵曰明乎三句亦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見得武周禮義之弘遠也　郊社禘嘗總是誠之難格理之難明者莆田王

氏又於其中分別難易此是餘意不重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二